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  
第四回 費春泉金屋藏嬌 王阿根茶樓遇騙

話說阿根聽了兩生的話，忽地心轉一念，我袋裡現有著一塊八角洋錢，倒不如就到張阿三那邊去過一夜開開心。此時恰巧走到大馬路，推說店裡還有點小事：「你我就此分路罷，我要先回去了。」兩生又說：「兄弟的事，種種費神，務望我兄留在心上。」

阿根應允，點頭作別，卻隱身電桿背後。瞧兩生走的遠了，旋轉身向盆湯巷橋一溜，溜到張阿三家門口。見張阿三正坐在門口板凳上，捏著支洋銅水煙袋，忒嘍嘍忒嘍嘍正吸得起勁。一眼望見阿根，慌忙立起身道：「哎喲，王先生又來了，請樓上去坐坐。」

一把拖住袖子，阿根趁勢跟著上樓。張阿三要去點煙燈，阿根搖頭道：「不要去點，我不抽鴉片。」

張阿三笑問：「不抽煙請過來做什麼？」

阿根回答不出，只嘻著嘴傻笑。張阿三道：「請這裡來坐，我和你講句話。」

阿根走到煙榻上，湊著張阿三身子坐下，涎著臉問：「有什麼話？」

張阿三趁勢坐在他膝蓋上，一隻手勾住他的頸兒，與他唧唧說話。阿根茫然不懂。張阿三又說一遍，阿根依然聽不清楚。張阿三道：「你這個人怎麼這樣的，人家同你講話，總是假癡假呆。」

阿根道：「你的話我簡直不知怎樣呢。」

張阿三道：「我手上這只裏金戒子，樣子不時髦了，要你替我去打過一隻，問你肯答應不肯答應。那可聽清楚沒有。」

阿根道：「那也不值什麼聽麼，只要你停會子服侍得我舒服，就送一隻你也好。」

張阿三道：「這話可是當數的。」

阿根道：「我從不會騙人的。」

兩人談談說說，很是有味。忽聽呼辣呼辣一陣皮鞭打人聲，夾著哭泣聲，討饒聲，喝罵聲，雜沓並作，卻一聲聲都從隔壁發出來。阿根失驚道：「做什麼？」

張阿三道：「這是鴛母打討人呢，隨他們去是了。」

阿根道：「為甚要打？」

張阿三道：「自然總為不會得做生意。倘是生意好總不見會打他。隔壁的老鴛二舅媽，還是軟心腸人，討人不會做生意，光不過剝精赤了衣裳，捆縛住了手腳，用皮鞭抽一頓罷了。至多傷掉點子皮膚，筋骨是不礙的。」

阿根驚道：「剝光了衣裳，捆縛了手腳，用皮鞭抽打，還算是軟心腸的。怎樣辦法才算硬心腸呢？」

張阿三道：「講到硬心腸人手段，可就說不得了。把煙籤子或是銅錢，生旺了炭風爐，燒得紅透紅透，用鐵鉗鉗著，向討人大膀上、屁股上、乳上亂烙亂戳，有的拿著熨斗沒命的熨，有的用棉花浸透了火油，紮縛在十個指頭上，用火點著燒，你想痛不痛，苦不苦。」

阿根道：「討人吃這樣的生活，難道不會叫喊的麼？叫喊起來鄰舍人家總會聽得的，聽得了難道都不來解救的麼？」

張阿三道：「鄰舍人家也不會聽得，就聽得了誰情願來解救？大家都是開花煙間的，惺惺惜惺惺，好漢惜好漢，同行總幫護同行，誰情願來做甚冤家。只有打起討人來，自己手酸了，央煩鄰舍人家來幫助呢。」

阿根道：「馬路上走過人不聽得的麼？巡捕也不少呢。」

張阿三道：「每逢老鴛擺佈討人，總用手巾塞住了嘴才動手，就為怕他叫喊起來，外邊人聽得了不穩當。並且閒人只管閒人事，那個肯來多事。」

阿根道：「這樣擺佈，萬一擺佈死了，不是一場人命官司麼？」

張阿三笑道：「老鴛弄死個巴討人，要吃起人命官司來，上海縣大老爺也沒這麼大工夫呢。擺佈死了，好點子弄一口施棺材，強不強施棺材也用不著一口，一張草蓆，捆成了一卷，半夜三更悄悄的扛到義塚墳上去一埋就完結了，有甚大不了的事。」

阿根道：「討人也是出洋錢買來的，人命不人命，罪過不罪過，且都丟開，活活弄死了，他這錢豈不是沒處收回來了麼？豈不就折本了麼？」

張阿三道：「吃生活的幾個，橫豎都是沒出息的，有的是不肯做生意，有的是不會做生意，老鴛也並不是真要他性命，無非要管教他來肯做生意，會做生意，管得他生意好，自己也有錢賺了。那做老鴛的也真苦惱不過，借了印子錢買討人，印子錢利錢是大不過，自然都要在討人身上出產，還要想賺幾個錢。加之房錢吃用，幾許開銷。買進來討人不會做生意，他豈不要發急。乖覺的討人，曉得老鴛要發急，做生意先自巴結起來。老鴛見他生意做得巴結，自然也不會打他了。」

阿根道：「怎樣做法才算巴結？」

張阿三道：「講到巴結兩字，也沒有底的。像我們這生意，是苦不過，比不得四馬路胡家宅一帶的野雞堂子，走的都是體面人，錢用的十分爽潑。關一關房門，總要三五小洋，碰著闊一點子的客人，竟然出到六七角都有。住夜總要一塊朝外，一天裡只要關上四五回房門，已經可以了，並且也有訂茶會，碰和，許多的花頭，雖然比不上長三，么二，在我們瞧起來已經是活神仙一般了。像我們跳老蟲客人，跳一回只到手得一二百個老錢，一天裡就接著二十個跳老蟲客人，也不過四吊錢罷了。住夜要巴到一塊洋錢的客人是很不容易，做了一年，不知可有兩三個闊客巴望到手。但是人是一般的人，身子是一般的身子，人比人，比比真要氣煞。」

阿根驚道：「一個人一天裡頭要接到二十多個客人，這身子可還是肉做的？」

張阿三道：「身子那裡有鐵鑄銅造的，自然一般是皮肉所成，父母所養，你也問出笑話來了。」

阿根道：「不是我問出笑話來，既然也是皮肉所成父母所養，怎麼吃的消呢？」

張阿三道：「誰還吃的消，無非要免吃各樣的苦頭，不得不勉力巴結罷了。性命兩字，早已置之度外。」

阿根道：「這樣說來，花煙間真是人世界上活地獄了。」

張阿三道：「恐怕地獄裡頭的鬼，比我們還快活點子呢。」

阿報導：「既然這麼的苦，怎麼倒都情願做呢？」張阿三道：「誰都情願乾這沒廉恥的事，吃這碗飯也要做法。有的因為家裡窮，被父母賣掉的。有的是出嫁後，丈夫沒出息拿來押掉的。也有被拐子拐出來的。誰都情願乾這勾當。」

阿根道：「為甚不逃走？」

張阿三道：「那個不想逃走，但是要逃得掉也很不容易。他們看守得何等嚴，萬一逃不掉被他們捉住了，反倒吃苦。」

阿根道：「你可也是這樣的麼？」

張阿三道：「我從前也吃過一番苦的，現在總算好了，是自己身子了。碰高興做做，不高興就不做，沒個人敢來管我。」

阿根道：「只要你不吃苦就是了，別人吃苦都不干我事。」

張阿三道：「我還記得，那年子暑天裡吃的苦，真是自出娘胎第一遭。這日，天是熱不過，靜坐著搧扇子汗還直淋。我住的房子又是朝西屋，樓上熱得火洞一般。那知奇巧不巧，接二連三的來了幾個碼頭上小工，這班人滿臉的橫肉，一身的臭汗，齷齪齷齪

到個一等，殺橫殺橫到個絕頂，又粗又狠，又橫又蠻，瞧見了他那副形狀，已經嚇得個半死，還經得起和他睡覺。那知恰恰都看中了，那時還是討人身子，又說不出口，被這幾個殺胚，弄得來頭裡渾淘淘，滿肚皮作惡，眼睛前都黑起來。告訴老鴿，老鴿說這是發痧，不要緊的，叫娘姨替我刮了一會子痧，給了半盞明香水我吃。連睡都沒有睡一刻，倒又要喊我接客了。我回說剛剛發過痧，身子吃不消，今天生意不高興做了。那老鴿冷笑了兩聲，搶過來拿我揪倒在地，騎跨在我身上，劈劈啪啪就是一頓生活，打得來段段烏青，還拿著引線針在我兩腿上亂戳了三五十針方才住手。我那時還只有十五歲呢。」

阿根道：「可憐可憐，作孽作孽。我聽得老爺們說，告到當官去，最重不過是輪姦案子，誰犯了就要砍腦袋。」

張阿三道：「我們吃這碗飯，差不多天天受著輪姦，那裡來的清官肯替我們伸這冤。」

阿根道：「我有一日做了官，一定先把這起老鴿殺掉，把花煙間盡都禁掉。」

張阿三道：「你有這片心願，偏又不能夠做官。那起穿靴戴頂的老爺們，偏又不高興來管我們的事。所以我們的苦竟吃的沒有出頭日子，想來都是前世作孽之故。」

說著，流下淚來。阿根見了，也覺淒然。停了半晌，還是張阿三回心轉來，向阿根道：「你我兩個都是呆子，這是四年前的舊事，我眼前又沒有吃苦，白傷心他則甚。」

阿根也自覺好笑，暗想：「我本為尋快活來的，無端的找惹煩惱，很沒道理。」

這夜，阿根就宿在張阿三那裡。明日回到祥記春號，已經十一點鐘了。從此，阿根有了張阿三這條路，與倪兩生格外的親熱。倪兩生催問生意事情，阿根初還搪塞。後見他連連催問，只得回復了個盡絕，說是不能為力，只好再等機會罷。兩生撲了個空，心裡十分懊悔。屈指算算，在阿根身上倒也花掉了兩塊多錢，總要找一個機會弄他回來才好。阿根那裡知道，依舊當他是個知己朋友，無話不談，無事不說。一日，阿根從張阿三家回來，還沒有跨進門，早見祥記老司務迎出來道：「根二爺，你們老爺喊你呢。」

阿根道：「老爺在這裡麼？」

老司務道：「老爺在新屋裡，叫你到新屋裡去伺候。」

阿根道：「那裡新屋？我們老爺那裡有甚新屋？」

老司務道：「你還沒有曉得麼，你們老爺現在已新租著一所公館房子，就是馬先生替他看的，他要辦喜事了。」

阿根又問：「什麼喜事？」

老司務道：「你這個人真是嫖昏了，連主人這樣的喜事竟會一點子都沒有曉得。費老爺要娶姨太太了，娶的就是清和坊梅雪軒。昨天脫的牌，媒人也是馬先生做的。光是脫牌子喜封，發掉八十多塊洋錢呢。」

原來費春泉自與梅雪軒落過相好之後，要好得一個人相似。逐日逐夜渾在一起，一刻都不肯分離。春泉立願要娶他回去，就煩靜齋做媒人，靜齋一口答應。好在梅雪軒姊妹是自己娘，很容易說話。只要他自己答應了，再無不成之理。靜齋這現成媒人，真是落得做。當下靜齋就去見了梅雪軒的娘，果然一說成功。談定身價三千洋錢，開銷在外。歸報春泉，春泉大喜，又叫靜齋去租房子，買東西，幫辦一應事情。

齋靜於此事，果然出力非凡，就替他在新馬路梅福裡租了所三樓三底房屋，又到法租界紫來街家生店，置辦些紅木紫檀器具，搬入新屋。新房裡全是外國家生，陳設得十分富麗。擇了個天恩吉日，預備迎娶。梅雪軒又向春泉要紅裙披風，鼓樂彩轎。春泉一口應允，好在自己正室遠在永康，一任胡行亂做，全沒點子關礙。

且說阿根，聽了老司務的話，立刻坐了東洋車，拖到新馬路梅福裡口。給過車錢，進巷照著老司務說的門牌號數找去，果然就找著。幸得春泉不在，只馬靜齋同一個店中學生意的，在那裡指派眾人安放雜物。阿根見了靜齋，搶步上前，叫了聲馬先生。靜齋道：「根二爺，你倒樂呀，連著十多夜不歸堂了。費老爺問我，我只說你在店裡呢。」

阿根道：「多謝馬先生替我周旋，我總忘不了你的恩呢。」

靜齋道：「你快來照顧照顧罷，不要多說了，我還要外邊去呢。」

說著，便又吩咐了學生意的幾句話，匆匆去了。阿根這夜，就住在新公館裡看屋，到明朝電燈公司裡人又來裝電燈，上上下下，已經佈置得花團錦簇。到了正日，天井裡都鋪著地單，內內外外都紮了彩，客堂和兩廂房裡各式彩燈，掛得繁星相似。一班小堂名，在天井裡搭了座唱台，金碧丹青，五光十色，氣象倒也十分熱鬧。

周介山、毛惠伯等一般朋友，都來賀喜。彩輿臨門，一樣也有喜娘攬伴，一樣也有賓相喝禮，一樣的參天拜地，照看正配兒禮數，把家中正室一筆勾銷。春泉箭衣外套，翎頂輝煌，踱來踱去，十分得意。祥記春號眾伙計，公送了一班灘簧。周介山等眾朋友，又公送了一班髦兒戲。一共熱鬧了三天，阿根從此便在公館中伺候，不能像住在店裡時光自由了。

張阿三那裡，腳蹤也稀了好些兒。這日，春泉叫他送一卷鈔票到豔情閣院中，交給馬靜齋，是前夜子碰和裡的輸款。阿根藏了鈔票，從靜安寺路泥城橋一帶行來，剛過泥城橋，不期撞著了倪兩生，被叫住了。問：「那裡去？」

阿根直言回答。兩生道：「這幾天怎麼不見你出來？到張阿三處問問，也說有近十天不到了，敢是又攀了新相好麼？」

阿根道：「那裡有甚新相好，我現在不比從前了。從前住在店裡無拘無束，恁我怎樣沒個人敢來說一句。現在住在公館裡了，老爺不差我怎好出來。」

兩生道：「你們老爺搬家在上海了不是？」

阿根道：「並沒有搬家，我們老爺現在娶了姨太太了，就是清和坊的梅雪軒，公館打在新馬路梅福裡。」

兩生道：「怪道不見你，原來你也有你的難處。張阿三隻道你攀了新相好，把你恨得要命的。現在才知錯怪了呢。」

阿根道：「你替我分解分解。」

兩生道：「那何消你吩咐，我不知道便罷，知道了總要替你分解的。」

說著又邀阿根四馬路去宕一趟。阿根本是沒腦子的，就同著他到四馬路兜了一回。兩生道：「昇平樓上野雞是出名的，何不泡碗茶，飽看他一回。」

阿根聽了，嘻著嘴連應好好，於是兩生、阿根走到昇平樓。進門登樓，看時，恰是上市時光，滿間桌子幾沒一隻空的。二人只得將就與人家拼桌子，就在右邊那張上坐下，泡了碗淡茶。一轉眼間，吃茶的人愈加多了，亂烘烘像潮湧一般，那裡還有個空座兒。並夾著一班做小生意的，吃的，玩的，雜用的，手裡托著，肩上搭著，胸前揣著，在人叢裡鑽來鑽去兜賣。還有賣藥東洋人，拎著皮包也夾在裡頭兜圈子。

二人都不在意，只留心觀看野雞。這昇平樓原是打野雞的絕大圍場，結隊成群，不計其數。一個個打扮得妖精相似，說笑話尋開心，做出許多的醜態，演出許多的惡形。倪兩生是習慣自然，倒也不以為異。阿根卻又動了叫化吃死蟹只只好的舊病，嘻著嘴再也合不攏來，恨不得把這許多野雞一個個吞下肚去。

忽見那邊一隻野雞，約摸已有二十七八歲，臉上抹的粉，有一處沒一處，脖子裡烏沉沉一層油膩，不知在某年某月積下來的。身穿一件湖色縐紗棉襖，大襟上油透了一大塊，倒變做青灰色了。手裡捏著塊白洋巾還算新鮮，好似伯人家不看見，一路甩著過來。兩生見了不覺一笑。

那野雞只道兩生有情於他，一扭一扭扭過來，扭到兩生桌子前站住了，不轉睛的看定兩生，只等搭嘴上來，便當乘間坐下。那知恭候多時，毫無意思，只得扭開去別尋主顧。

事有湊巧，這野雞扭不多幾步路，就被一個堂倌攔住了說笑話，不知說了句甚麼，挑撥得那野雞又是笑又是罵，又把白洋巾向

堂信臉上甩來。那堂信慌忙向後退避，不提防和一個托盤賣眼鏡、煙嘴的順勢一撞，只聽得豁瑯一聲響，眾人鑽攏去瞧，早把一盤子零星東西，什麼香煙嘴、眼鏡、鈕子撒了個滿地。

那野雞見闖了禍，早一溜煙跑掉了。托盤的彎倒身子，把東西一樣樣撿起來。見兩副眼鏡都跌碎玻璃，不能夠再賣錢，因為闖禍的是堂信，不敢同他怎樣，只得認個晦氣，咕嚕著去了。阿根不覺看呆了。兩生拿起茶碗，覷阿根不防備，早放了點子不知什麼在裡頭，倒出一杯送至阿根面前道：「根兄吃茶。」

阿根只道是好意，接來一喝而盡。誰料不喝猶可，一喝時，頃刻眼睛前昏沉沉，身不由主的伏在桌上睡去了。及至醒來，睜眼一瞧，哎喲全不對了。那裡是什麼昇平樓茶館，見自己睡在一張沒帳子的鐵榻上，面前站著一個外國人，一個中國人。那外國人睜出碧綠兩隻眼珠子，射住了自己，不知瞧點子什麼。只聽那中國人道：「好了好了，醒轉來了。」

滿鼻子聞著一顆香不像香臭不像臭、說不出描不像的外國藥水氣味。向四面瞧時，見是一間很潔淨很高爽的洋房。心想：「怪呀，這不是做夢麼？我明明在四馬路四海昇平樓，和兩生兩個喝茶的，怎麼會到這裡來？這裡究竟是什麼地方？這外國人和中國人究竟是什麼一等人？」